

戈洛夫寥夫老爷一家

[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著
王之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洛夫寥夫老爷一家/(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著;王之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61-0

I. 戈… II. 萨…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856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王之江 王丽君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璠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 数	236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2.40 元

家庭审判

有一次，远处田庄的庄头安东·瓦西里耶夫向女主人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寥娃禀报，他到莫斯科去，向那些持证在外居住的农民收取代役租^①的情况，他讲完后，已经得到她的许可退到下房去时，突然不知怎的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踌躇起来，好像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案子要讲，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禀报似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自己那些亲信，不仅是他们最细微的动作，连他们心里在动什么念头，也一清二楚，因此，她见状立刻不安起来。

“还有什么事？”她紧盯着庄头问。

“再没什么啦，太太。”安东·瓦西里耶夫本想应付过去。

“别撒谎！还有哪！我从你眼里就看得出来！”

但是安东·瓦西里耶夫拿不定主意回话，还是犹豫不定。

“说，你还有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断然对他吆喝道，“说！别摇尾巴啦……你这个两边倒！”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爱给她家那些管事和用人起绰号。她管安东·瓦西里耶夫叫“两边倒”，并非从前什么时候他真有过背叛行为，而是因为他说话嘴松。他经营的田庄，中心是座生意兴

^① 代役租是俄国农奴制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有时地主让他的有手艺的农奴到城里去打工，挣的钱缴给地主，叫代役租。

隆的商镇，镇上有许多小饭馆。安东·瓦西里耶夫喜欢在小饭馆里喝喝茶，吹吹自己的女主人无所不能，而在这样神吹神侃的当儿，不知不觉就说走了嘴。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经常在进行各种诉讼，而他这心腹人的多嘴多舌往往使得女主人种种作战妙计在实施之前就给捅出去了。

“是有事，真的……”安东·瓦西里耶夫终于小声嘟哝道。

“什么事？怎么回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火了。

她，作为一个专横而又极富创造力的女人，马上就描绘出一幅充满各种矛盾与对立的图画，并且立即信以为真，以致连脸色也发白了，竟从圈椅上蹦了下来。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把莫斯科的房子卖掉了……”庄头一板一眼地禀报。

“真的？”

“真卖掉了，太太。”

“为什么？怎么卖的？别吞吞吐吐！说吧！”

“因为欠了债吧……理当如此嘛！尽人皆知，为好事是不会卖掉的。”

“那么，是警察局卖的？还是法院？”

“就是这样的。听说，这所房子是八千卢布拍卖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沉痛地跌坐在圈椅里，两眼直盯着窗户。起初，这个消息显然把她弄糊涂了。如果对她讲，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杀了人，戈家庄农民造反了，拒绝干活，或者农奴制崩溃了，她也不会吃惊到这种地步。她双唇发抖，眼望远方却什么都没看见。她甚至没有觉察，正当这时候，小丫环杜尼亚什卡用围裙盖着个什么东西，原想从窗前猛冲过去，可是突然发现女主人还在场，便顿时就地掉转身子，轻手轻脚地蹑回去了（换个时候，这种行动定会引起彻底追究）。但是她终于清醒过来，说：

“竟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了！”

接着又是一阵雷雨前的沉寂。

“嗯，你是说，警察局把这所房子卖了八千卢布？”她又问。

“正是。”

“这可是父母的恩赐啊！好呀……坏蛋！”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觉得，既然得到了这个消息，她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却什么主意都拿不出来，因为她的头脑让两种完全相反的想法弄糊涂了。一方面，她想：“警察局卖掉的！它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卖掉的呀！想必得经过查封、估价，再通告发卖吧？才卖了八千卢布，可两年前她买这所房子时，亲手付出了一万两千卢布，像付出一分钱那么爽快！如果早得到消息，自己就可以在拍卖时花八千卢布买回来！”另一方面，她又想：“警察局卖了八千卢布！这可是父母的恩赐啊！坏蛋！八千卢布就把父母的恩赐糟蹋掉了！”

“你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她问，终于想通了：房子既然已经卖掉，对她来说，用低价买回它的希望也就永远失去了。

“伊万·米哈依洛夫，那个开小饭馆的说的。”

“可他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想必是害怕吧。”

“害怕！我就让他见识见识‘害怕’吧！把他从莫斯科叫回来^①，他一到，立刻送他到征兵站去当兵！哼，‘害怕’！”

虽说农奴制已经日薄西山，却还存在着。安东·瓦西里耶夫不止一次从女主人口中听到过各种最独出心裁的命令，但是现在她的这个决定却还是那么出人意料，连他都觉得有点难办了。这时他不由得想到了“两边倒”这个绰号。伊万·米哈伊洛夫是个本分的农民，谁都想不到，会有什么灾祸落到他身上。再说，这人还是他的挚友和教亲，——突然要送去当兵，只因为他安

① 这个开小饭馆的，是代役租农民，故女地主可以把他叫回来，加以惩罚；送去当兵。

东·瓦西里耶夫，这个“两边倒”，管不住嘴巴！

“饶了……伊万·米哈伊洛夫吧！”他本想求情。

“滚开……休想包庇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他大声呵斥，使他再也不敢进一步为伊万·米哈伊洛夫求情了。

但是在继续讲述我这篇故事之前，我请读者进一步了解一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家庭情况吧。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年近六十，却依然精力充沛，惯于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举止威严，独自一人我行我素地管理着戈洛夫寥夫家偌大一片领地，她离群索居，节俭度日，迹近吝啬，她不同邻居交往，对地方当局殷勤备至，对孩子们却要求完全服从她，一举一动都得自问：好妈妈对这事会讲什么话呢？总而言之，她独断专行，性格倔强而又有点执拗，在戈洛夫寥夫全家人中，她没碰到一人敢于同她作对，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这一点。她的丈夫是个举止轻浮、好酒贪杯之徒（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谈起自己时总爱说，她既不是寡妇，也不是有夫之妇）；孩子们有的在彼得堡供职，有的跟父亲一个模样儿，都成了“讨厌鬼”，不得过问家中任何事务。凡此种种，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很早就感到自己是孤家寡人一个了，因此，说实在的，她连什么是家庭生活都完全生疏了，虽说“家庭”二字她总不离口，而且从外表看，她的全部活动也无一不是在为兴家立业而不断操心费力。

家长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戈洛夫寥夫从小就以胡作非为和淘气出名，在一向办事认真、能力高强的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眼里，就毫无可爱之处。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经常关在书房里，模仿棕鸟啼叫、公鸡打鸣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还撰写所谓的“自由体诗”。一遇心血来潮，他便吹嘘自己是巴尔科夫^①

① 巴尔科夫是18世纪的俄国诗人，诗作有色情内容。

的朋友,仿佛后者甚至在弥留之际还给他祝福过。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开头就不喜欢丈夫的诗,她把这些诗称作下流货色和小丑怪调,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结婚的目的本来就是让身边有个人听听自己的诗,因此,不用多久自然就产生了小争小吵。这些小争小吵日积月累,越闹越凶,到头来,妻子对丈夫充满冷淡,不屑一顾,丈夫对妻子则满怀仇恨,不过其中还夹杂有颇大的胆怯成分。丈夫管妻子叫“妖婆”和“魔鬼”,妻子管丈夫叫“风磨机”和“无弦琴”。他们就在这种关系中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两人谁都不曾想过这种生活有什么反常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胡作非为的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作恶成性了。除了写写巴尔科夫体的诗之外,他还喝起酒来,又爱埋伏在走廊里守候使女们。起初,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丈夫这种新名堂表示嫌恶,甚至有些生气(不过在这里,权势的习惯力量比单纯的妒忌起的作用更大),可是后来便不加理睬,只是监视着不让那些贱丫头给老爷透香草酒了。她铁了心,断然跟自己说,丈夫不是她志同道合的伴侣,从此就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特别集中到一桩事情上:就是增加戈洛夫寥夫家的产业,的确,在四十年夫妇生活期间,她成功地把自家的财产增加了十倍。她以惊人的耐心和警觉窥伺着远近各个村庄的动静,暗中打听那些庄主们跟监护院^①的关系,总是乘其不备地出现在拍卖场上。在这种狂热追求财产的进程中,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完全垮掉了,在这篇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衰弱的老人,他几乎身不离床,要是偶尔走出卧室,也不过是为了把头探进妻子房间半开的门里,骂一声:“魔鬼!”便又消失不见了。

^① 监护院,沙俄时代管理教养院、孤儿院、养老院、盲哑收容所等的机构,也经营借贷、抵押、典当等业务。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从孩子们身上得到的幸福也多不了多少。她过分独立不羁了，可以说生就是独身女人的命，那么对孩子，除了当成是多余的累赘，她还能把他们看作什么呢。只有当她单独一人结算账目，料理家业时，当没有任何人妨碍她跟庄头们、村长们、管事们交谈事务时，她才会感到心情舒畅。在她的眼里，孩子是命定的生活标志之一，她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反对全部标志，但是这些标志却没能触动她的任何一根心弦，她的心，全部献给兴家立业的无数琐事上去了。孩子共有四人：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对大儿子和女儿，她连提都不屑一提，对小儿子，也多少有点冷淡，不过对二儿子波尔菲里，倒不是喜爱，而像是有点怕他。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是大儿子，现在这个故事主要是讲讲此人，他在家被称为浑虫斯焦普卡和淘气鬼斯焦普卡。他很早就被列入“讨厌鬼”的行列，从小就在家里扮演一种不知是贱民还是小丑的角色。不幸这是一个有才干的男孩子，非常乐意接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接受得很快。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取用不尽的调皮办法，从母亲那里学会了迅速揣测人们的弱点的本领。由于头一个特点，他很快成为父亲的宠儿，这更增强了母亲对他的恶感。在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出去办事的时候，父亲和半大的儿子往往躲进那间挂着巴尔科夫像的书房里，读读内容放荡的诗，聊聊天，还有意扯到“妖婆”，也就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身上。可是“妖婆”仿佛凭直觉就猜到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她让车子悄悄地驶近台阶前，蹑着脚走到书房门旁，偷听到那些开心的谈话。然后立即就给浑虫斯焦普卡一顿毒打。但是斯焦普卡屡教不改；他不怕殴打，也不怕训诫，才过半小时，又胡闹开了。他忽而剪碎丫环阿纽特卡的围巾，忽而把苍蝇放进睡着的瓦休特卡的嘴里，忽而钻进厨房里去偷大馅饼（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出于节省，只让孩子们吃个半饱），并且立刻就同弟弟们分

吃了。

“非宰了你不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再对他说，“我就是宰了你，也不担责任！皇上也不会为这件事惩罚我！”

这种经常的侮辱落在一个柔弱而又健忘的人身上，是不会不起作用的。其结果不是引起痛恨，也不是导致反抗，反而是形成一种懦弱无能、圆滑可笑、不知分寸、毫无预见的性格。这种人乐于接受任何影响，并且可能成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酒鬼、乞丐、小丑，甚至是罪犯。

斯捷潘·戈洛夫寥夫二十岁那年在莫斯科一所中学毕业，并且升入大学。但是他的大学生活却很苦。第一，母亲给他那点钱，刚够勉强糊口，不至于饿死；第二，他没有一点劳动的愿望，反而有一种歪才，主要表现为一种摹仿的本领；第三，他经常为参加社交活动的需求所苦，连一分钟也不肯独自待着。因此他甘愿扮演吃白饭和无耻的食客^①的卑贱角色，而且，多亏自己那种随遇而安的习性，他很快成了阔同学的宠儿。那些阔同学虽然允许他进入自己的圈子，却总认为他并不是同他们相匹配的人，他只是个小丑罢了；他的名声就这样确立了。既然处于这种地位，他自然就越来越低贱。读到四年级毕业，便受尽了嘲弄。然而，由于那种迅速理解并且记住所听课程的本领，他考试也得到了好成绩，并且取得了学士^②学位。

当他带着毕业证书来到母亲跟前时，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只是耸了耸肩膀，说了一句：我真觉得奇怪！然后，她让他在乡下住了一个月，便打发他到彼得堡去，每月发给他一百纸卢布作生活费。他开始在各部门各办公室之间奔走；他没有靠山，也根本没有个人奋斗闯条出路的志气。年轻人闲散惯了，连静下心来，

① 此词原文为法文。

② 当时俄国授予高等学校成绩优异毕业生的学位。

写个呈文、摘个事由之类的官样文章他都受不了。戈洛夫寥夫在彼得堡混了四年，终于认清，任何时候都甭想升到比办事员更高的职位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写了一封严厉的信来回答他的抱怨，信中开头就说：“此事我早已料到。”结尾则吩咐他到莫斯科来。在莫斯科，她信任的农民们开会决定：把浑虫斯焦普卡弄到监督法院去，托付给一位历来替戈洛夫寥夫家办理案件的书吏照管。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在监督法院做了什么，举止如何，那就不清楚了，只知三年后他已经不在那里了。那时，阿林娜·彼得罗夫娜采取了断然措施：她“扔给了儿子一份”，而这也应当算是“父母的恩赐”。这“一份”就是莫斯科那所房子，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为此花了一万二千卢布。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有生以来头一次自由地呼吸了。这所房子能带来一千银卢布的收入，跟过去相比，他觉得这个数目才算是真正的财富。他热情地吻了吻好妈妈的手（“得了吧，你给我当心点，浑虫！别想再从我手里得到什么啦！”这时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说），并且答应绝不辜负给予他的恩德。但是，唉！他不善于用钱，对现实生活圈子的了解又那么不合情理，这笔不寻常的年收入一千卢布是用不了多久久的。不过四五年的光景他就完全破产了，便非常乐意作为替身，参加了此时成立的义勇队^①。然而，这支义勇队只开到了哈尔科夫，就签订和约了，于是戈洛夫寥夫又返回了莫斯科。此时他的房子已经拍卖了。他身穿一套义勇队制服，却相当破旧，脚上那双靴子也开绽了，口袋里装有一百卢布。他本想拿这笔资本去投机，也就是去赌钱，可是不久就都输光了。这时候他开始去找母亲的一些富裕农民，这些人靠自己的产业在莫斯科生活。他在这家吃顿饭，在那

^① 指 1853—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由俄国贵族青年组成的义勇队。不愿去的贵族青年便找破产贵族青年顶替自己。

家要点烟草，在另一家借点零花钱。但是终于到了可以说他简直陷入绝境的时刻了。他已经快四十岁，他不得不承认，再也无力过这种流浪生活了。只有一条路——回戈家庄……

在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后边，女儿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就是戈洛夫寥夫家顶大的孩子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她也是提都不提的。

问题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安努什卡曾经抱有希望，可是安努什卡不只辜负了她的希望，反而干出了一桩全县闻名的丑事。女儿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后，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让她迁到乡下，指望她成为一个不用花钱的家庭秘书兼会计，不料一天夜里，安努什卡同骑兵少尉乌兰诺夫一道，从戈家庄逃走，跟他结了婚。

“没有父母祝福，他们就这么像狗一样结婚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抱怨起这事来，“幸好是在教堂举行的结婚仪式，换个别的人，糊弄一阵子——就溜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啦！”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女儿，像对可恶的儿子一样坚决：她马上就“扔给了她一份”。她给了女儿五千卢布现金和一座小田庄，那里有三十个农奴，一座衰败的庄园，所有窗户都透风，连一块完整的地板也没有。过了两年光景，年轻夫妇把这笔钱花光了，骑兵少尉便遗弃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和两个孪生女儿安宁卡和柳比宁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三个月，连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本人也死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不管愿不愿意都应当把一对没爹没娘的孤女收养在自己家里。她把两个小孩安顿在厢房，指派独眼老太婆帕拉什卡照料她们，就这样把这件事给办了。

“上帝多么仁慈，”当时她说，“两个孤女吃不了多少面包，可是我到老年却得到了安慰！上帝召去一个女儿——倒给了两个！”

同时她又给儿子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写信说：“你的好姐姐生也放荡，死也放荡，丢下两个小鬼子靠我养活……”

总之，说来也许有些损人，但实话实说，就得承认：这两次各“扔了一份”，不仅没让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破财，反而因为减少了分肥的人数，无形中使戈洛夫廖夫家的产业增加了。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是个严守规矩的女人，既然“扔了一份”，她就认为自己对可恶的孩子的全部义务都已尽完了。甚至考虑到两个没爹没娘的外孙女时，她也从未想过将来会分给她们什么东西。她只是从分给去世的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的小领地上，加大盘剥，并且把盘剥的钱财存到监护院，还说：

“我这是为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攒钱，可是养活和照料她们要花费多少呀，——我可从她们手里分文不取！我给她们的衣食，上帝想必会偿还给我吧！”

最后，是两个小儿子波尔菲里和巴维尔·弗拉基米雷奇，他们都在彼得堡供职：前一位是文职，后一位是武职。波尔菲里已婚，帕维尔未婚。

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在家里有三个名字：犹大什卡^①、吸血鬼和乖孩子，这些绰号还是小时候浑虫斯捷潘大哥给他取的。他从小就爱依偎在最最亲爱的好妈妈身上，表示亲昵，偷偷地吻她的裾带，有时还稍微进点谗言。他时常轻轻地打开好妈妈房间的门，悄悄地溜到一个角落，坐下来，好像入迷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好妈妈写字算账。但是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当时就对儿子的这种奉承感到疑心。那时候她就觉得这种盯在她身上的目光是个谜，她无法断定，他从内心流露出什么意思：是凝毒，还是儿子的孝敬。

“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他这种眼神是什么意思，”有时她自

^① 意为小犹大。犹大是耶稣的门徒，为三十个银币而出卖耶稣。

言自语地推测说，“他瞅我一眼，嗯，就像投出一个圈套似的。泼毒药，迷惑人，就是这样的！”

此时她也回想起了她还怀着波尔菲里时的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那时候他们家里住了一位笃信宗教的有先见之明的老头子，人们管他叫怪人波尔菲里。当她想预卜未来什么事时，常常去找他，她问过他，是不是很快就要分娩，上帝会赐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当时这个老头子没有直接回答她，却像公鸡那样连叫三声，接着唧唧起来：

“一只小公鸡呀，一只小公鸡！爪子尖，真锋利！公鸡叫起来，吓唬老母鸡；老母鸡——咯一哒一哒，可就是晚啦！”

只有这几句话。可是过了三天（是吧——他叫了三声！）她生了一个儿子（是吧——小公鸡嘛，小公鸡嘛！），为了纪念那位未卜先知的老人，这孩子就起名叫波尔菲里……

这个预言的前半部应验了，可是“老母鸡——咯一哒一哒，可就是晚啦”这些神秘的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呢？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边思考此事，一边从旁边望着波尔菲里，那孩子正坐在他常坐的那个屋角里，用他那神秘莫测的目光看着她。

波尔菲里继续温顺而安静地坐着，并且总是望着她，看得那么出神，以致他那双睁得大大的停止眨动的眼睛蒙上了泪水。他仿佛看穿了母亲心中产生的疑虑，就处处检点自己，务使最吹毛求疵的怀疑态度在他的温顺前面也得承认是毫无根据的。他甚至冒着惹母亲生厌的危险，经常在她眼前转来转去，好像说：瞧我吧！我什么也不隐瞒！我多听话多忠心啊，我听话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是出于良心。她内心的信念无论多么有力地说明卑鄙的波尔菲什卡只不过是曲意奉承，而且仍然在用眼神抛出圈套，但是由于这种舍己忘我的表现，她那颗心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她不禁伸手去盘子里找到一块最好的食物，递给这个宝贝儿子，尽管一见这个儿子就会在她心中引起某种不可理解

的缺乏善意的模模糊糊的不安。

兄弟巴维尔·弗拉基米雷奇与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完全相反。这是那种毫无作为者的最充分的体现者。他小时候，无论对读书、游戏、交际，都毫无兴趣，却喜欢单独生活，与人疏远。他往往躲在角落里，噤着嘴胡思乱想。他觉得他是吃了燕麦面，他的腿才长得这么细，学习才不行。或者，他想像自己不是贵族子弟巴维尔，而是牧童达维德卡，他的额头上也长个瘤子，像达维德卡一样，达维德卡把鞭子抽得啪啪响，也不读书。有时候，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他看着看着，她那颗母亲的心，就会升起一股怒火。

“你干吗噤着嘴呀，像米堆上的老鼠！”她忍不住对他喝道，“或许，从这时候起，你心里就起了歹毒的念头吧！也不到母亲跟前说：好妈妈，跟我亲热亲热吧，亲爱的！”

巴夫卢沙离开那个角落，好像有人在背后推他似的，小步来到了母亲跟前。

“好妈妈，”他用那种对小孩来说是很不自然的男低音重复了一遍，“跟我亲热亲热吧，亲爱的！”

“滚开……不吭声的家伙！你以为躲在角落里，我就不了解啦？我把你看透啦，亲爱的！所有你心里想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于是巴维尔迈着同样缓慢的步子退回去，又躲进自己那个角落里了。

一年年过去，在巴维尔·弗拉基米雷奇身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冷漠无情、令人难以理解的阴郁的个性，终于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也许他是个好人，却没对任何人做过好事；也许他并不愚蠢，却终生没有做过任何聪明事。他好客，但是谁都没有指望过他的殷勤款待；他花钱大方，但是这种花费从没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有益的愉快的结果；他从没欺侮过任何人，但是谁也不认为

这是他的美德；他诚实，却没听谁说过：这件事巴维尔·戈洛夫寥夫办得多么公道。此外，他时常跟母亲顶嘴，同时对她又畏之如火。还得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阴郁的人，但隐藏在他那阴郁后面的却是无所作为，仅此而已。

到成年时，两兄弟性格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各自对母亲的态度上。犹大什卡每周准时给好妈妈寄去一封内容丰富的信，信中十分详细地向她禀报彼得堡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并且用最文雅的词句使她相信做儿子的无私的诚心。巴维尔写的信又少又短，有时甚至非常费解，好像是用钳子从他嘴里拔出每个字似的。举个例子来说，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禀告母亲道：“最最亲爱的好妈妈，我已从您信托的农民叶罗费耶夫手里于某日收到现金若干，亲爱的好妈妈，此钱供我作生活费之用，对您这份赐予，谨表最衷心的感谢。我满怀毫无虚假的儿子的诚心吻您的手。我只对一事感到忧愁与疑虑：您是不是因为不断的操心，不只满足我们的种种需要，而且满足各种额外的要求，以致过分影响您宝贵的健康呢？！我不知道弟弟怎样，可是我……”等等。对同一件事巴维尔却写道：“最亲爱的妈妈，钱于某日收到；照我计算，我还该再得到六个半卢布，敬请查照。”当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给孩子们去信指责他们浪费时（这是时常发生的，虽说并没有重大的理由），对此，波尔菲里总是心平气和地予以接受，并且写道：“亲爱的好妈妈，我知道，您为我们这些不肖的孩子担负着力所不及的重担；我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行为时常辜负您对我们的慈母关心，而最坏的是由于人所固有的缺点，我们甚至把这都忘掉了，就此我对您表示真诚的儿子的歉意，最最亲爱的好妈妈，但愿以后改掉这种毛病，在使用您所寄来作生活费和其他开支的钱财方面更加慎重。”可是巴维尔却这么回答：“最亲爱的妈妈！虽然您还没付清我那笔款子，可是我毫不勉强地接受您管我叫败家子的这种指责，务请相信。”甚至两兄弟接到阿林娜·彼

得罗夫娜通知他们的姐姐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去世的信，反应也大不相同。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写道：“亲爱的好姐姐和儿时的良伴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去世的消息，使我内心感到十分悲痛，最最亲爱的好妈妈，我一想到两个小孤女的新十字架又落到您身上就更为悲伤。您是我们大家的恩人，您省吃俭用，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把全部力量用来保证全家人不仅衣食无虑，而且富富足足，这还不够吗？真的，说来罪过，有时却不由得要抱怨一番。依我看，我的亲爱的，目前对您来说，唯一足以自慰的办法，这就是尽量常想基督本人也曾受尽苦难。”巴维尔却写道：“姐姐去世而成为死亡的蒙难者的消息，知悉。不过，我希望至高无上的神在自己的处所会安慰她，虽说此事无人知晓。”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反复阅读两个儿子的来信，竭力猜想他们当中哪一个将成为她的死对头。她读着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的信，觉得他就是死对头。

“瞧他怎么写的吧！瞧他怎么搬弄舌头吧！”她叹息道，“难怪浑虫斯焦普卡管他叫小犹太哪！没有一句真心话！他全是撒谎！又是‘最最亲爱的好妈妈’呀，又是我的重担呀，又是我的十字架呀……他心里一点也没这么想！”

然后她再看巴维尔·弗拉基米雷奇的信，又觉得他才是她将来的死对头。

“他愚蠢透了，可是瞧，他怎么暗中对母亲使绝招吧！‘务请相信……’好啊！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务请相信’吧！我也要像对浑虫斯焦普卡那样，扔给你一份，到那时候你就会懂得，我怎么理解你那个‘相信’啦！”

最后从她那做母亲的胸中冲出了真正的哀号：

“我这是在为谁挣家业啊！我为谁积攒钱财啊！我睡不好，吃不好……为了谁啊？！”

这就是庄头安东·瓦西里耶夫向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禀报浑

虫斯焦普卡挥霍掉扔给他的“那一份”时，戈洛夫廖夫家的境况：“那一份”产业既被他贱价卖出，就更显出“父母的恩赐”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坐在卧室里，怎么也镇静不下来。她心中产生了某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是出现了什么奇迹，她竟怜悯起“讨厌鬼”来，因为他好歹是她的儿子呢，还是仅仅因为独断专行受到屈辱的心理表现呢——这一点连最有经验的心理学家也无法判断：她心中百感交集，瞬息万变。最后终于从纷乱的诸多思绪中凸现出一种担心，就是“讨厌鬼”又要靠她养活啦。

“安纽特卡硬塞来了两个小崽子，这回又加上了个浑虫……”她心里盘算起来。

她这样坐了好久，没讲一句话，只是眼盯着窗户。午饭端来了，她几乎没动一下；仆人来说：请给老爷伏特加吧！她也不看一眼，就把储藏室的钥匙扔了过去。午饭后，她先叫烧好浴室，就进了礼拜室，吩咐点起圣像前所有的神灯，关起门来。这一切迹象无可怀疑地表明太太“正在生气”，因而家中一切都突然沉寂下来，仿佛死去一般。使女们踮着脚走路；女管家阿库林娜跑来跑去，像个疯子：原定午饭后煮果酱，时间就快到了，浆果已洗净弄好，可是太太既不下令，也不取消；花匠马特维本要来请示是不是该摘桃子，但在女仆房里有人对他吆喝了一声，他便立刻溜走了。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祈祷完毕，又在浴室洗过澡，觉得自己有点平静了，便又要安东·瓦西里耶夫前来答话。

“唔，浑虫怎么办呢？”她问。

“莫斯科可大啦——一年以内都不能走遍呀。”

“要知道，他总得要吃要喝吧？”